



成人組 短篇小說·佳作

香詞

◎ 陳慧潔

你知道，牛皮紙的氣味是要讓人安心的。也不是說每張牛皮紙，我是說，每週三推開書房門，幾乎要以為自己被撲鼻的牛皮紙味給薰出軟滑的淚。它就那樣躺著。

是那樣溫涼的夜。它就那樣靜靜躺著，在每個星期三沉默的書桌上。

小心翼翼拆開膠水封合的部分，彷彿捧著的是跌落手心的春陽，一笑就融化。戴上耳機，切到《500 Days of Summer》電影組曲清單，然後按下「Play」打開摺疊整齊的信紙。不過也不總那樣浪漫，偶爾也因這禮拜的信不知所云而生氣地「啪」一聲拔下耳機。沒辦法，他的生活光潔如紙，那種單調格式統一輸出的紙，裏頭變化是最要不得的。

但不要緊。你知道，豢養這種事，只要兩個人心窩都溫柔緊密些就行了。

*

我一向不愛求人。

「舫子，香要插正。」

龍山寺香霧繚繞，面皮緊緻或細皺的、皮膚黃白參差的、穿綠格子衫或牛仔裙的……湧動的人群交織成廟宇裡一幅碎花布，大紅柱上，蛟龍攀著白煙直上了青天。白煙像落入凡間的雲，給廟宇擦了粧，伊伊哦哦，艍舻的老情人說著捻香叩首人們的那些酸苦事。往事如雲煙。

妹妹。

媽手持紅柱香，莊嚴如一尊菩薩。「來。」她伸手，示意要我遞香給她。

我不愛求人。我以為那些喃喃禱頌之詞，終究是做了煙。菩薩像前，千斤萬斤，散盡眾生願。

地藏王菩薩前一老婦，身披黑袈裟，手執經文小冊子，抖縮但流利地吟哦如歌。

妹妹。

我想起妹妹小時給外公外婆帶，她第一天來臺北和我們住時，我就與她吵架了。我們席坐客廳地板，當我蓋上最後一方綠漆三角木塊，她性起如熱帶性低氣壓，嘩的一聲，國破家亡。我之於她先搶了地盤，我是對手，注定要鬧風災。媽眼裡起大水，疏洪，氾濫。於是青春恰逢滿月，西南季風捲大潮，我們在水底噤了聲，眼淚都成泡泡。

咕都咕都，媽仰頭喝礦泉水，好熱哪，舫子妳沒有穿防曬外套，要起黑斑。我說不要緊的，回頭望寺內，好多觀光客興奮拍照，中文日文不知名的語言嘈嘈雜雜，歷史悠久的臺北景點哪。

媽過來，攤開我掌心說，香捏太緊手指有紅印的。

外婆家有個大佛堂，外婆總蓬鬆著染了棕霜的短鬢髮，髮裡跳著星星點點，步伐輕移，燃起一柱香，佛珠涮溜著，黑袈裟旋起如黎明前的黑牡丹。舫子，來，跟菩薩說妳喚

什麼名。

外婆，我和菩薩說很多話，菩薩會喜歡我嗎？舫子，香要插正，還要叩頭，大拇指搭中指這樣翻。

我於是插上香。

五歲前最後的記憶裡，紅麵龜一樣的方軟墊上，我雙膝跪伏，指節相扣。額頭同髮絲撲落前，手指猛然散了開。掌心出了點汗，指腹給香柱尾巴烙上紅印，一瞥，竟像要給燒起來一般，同佛堂瓷瓶供著的火鶴，轟轟烈烈奔燃了開來——

外婆，外婆，菩薩不會很辛苦麼？舫子，香要插正，妳看，做人就像這樣挺得直直的，慢慢燃著香，香要給菩薩知道的……

昨晚，妹妹碰一聲摔上家門，我只坐在自己書房裡靜靜地聽。我知道媽哭了。我知道這種時候的爸，是不發一語的。

小時我們常吵架，例如分蛋糕這種事。但當大人亂了

手腳，我們便要團結起來。爸媽鬧不合，我和妹妹總躲在房裡抱著一起哭，然後再想計劃來讓他們和好。我們有時畫畫，有時也寫信，遇到不會的字就查字典，然後把「不要吵架了喔！」擱上餐桌，再溜回房裡等消息。

曾幾何時，房裡只剩我了。

我容易看人不順眼。但我也不是那麼偏激，遇見價值觀和我不同的人，總會和他們離遠遠的。各人有各人的路。

但她是妹妹。

我不愛求人，菩薩很辛苦的，那麼多人那麼多名字那麼多想破頭殼的傷心事，祂怎麼忙得過來，怎麼記得清……

舫子，舫子。給妳妹妹做榜樣，舫子……我跨越競爭的藩籬，而她在籬後一瞬懦弱，於是路漸漸模糊，看也看不清。

陽光愈來愈烈了，汗水滑過媽眼角，媽拿出手帕揩去。插上最後一支香，媽領我去收供果。

*

舫子：

我們來打開第一個抽屜。大約是四月左右的事。教室沒什麼人，我正讀著微積分。不久妳走進來，手中拿著一顆蘋果，將它放在桌上，對我嗨一聲，也打開原文書讀了起來。也許妳早已忘記，那畫面至今仍鮮明地印在我的腦海，成為心中其中一個重要的形象。

妳非常適合拿著蘋果噢。

好像妳這個人，就會有蘋果那樣甜甜的氣味一樣。

這禮拜日依然搭長長的公車到咖啡店，依然坐在窗邊的位置，點了黑咖啡與燻雞三明治。不過，當我去領時，那位男店員突然笑著對我說：

「今天也是來寫信的嗎？」

我點點頭，他於是又說：

「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人吧。」

妳知道，我最沒辦法招架別人這樣了。邊寫信的同時，邊想著，他是否在想，每周穿著襯衫牛仔褲卻背著書包來店裡的我，是寫給怎樣的人呢。或許是富二代耍浪漫，或許是遊子的家書，或許是其他驚心動魄的故事。

不過也沒什麼好驚心動魄的，我現在的生活裡容不下那些。頂多下週又要模考了。祝福妳也期中考順利，不要被教授刁難哦。

那麼再見。

童安

*

媽一定知道了。每週三社團活動結束後，信是不可能自己從信箱跑到書桌上的。

我打開電腦，關掉妹妹沒有登出而跳出的臉書對話視窗（乖乖哦早點睡欸好哦先洗澡媽的誰欺負你真的很腦我覺得他超噁神經病），幫妹妹查了升高職餐飲科評價（叮咚各位大大那邊根本小混混集中營），便收行李南下。

莊給補習班主任找去當衝刺班老師，她說那裏的高中小孩都繞著她「老師、老師」的叫，好不可愛。

「這週末妳一定會去吧？」莊陪我買飲料，熱天裡，那些涼飲寵兒攻佔了城市的年輕族群，甜滋滋的肥胖小習慣，糖尿病第二致病因子，又恨又愛。

「對呀。而且剛好這週考完模考。不過上週的信真是……」我不耐地咂咂嘴，將椰果一一咬破。

「妳也不能怪他。補習班的高三小孩最近心裡也很浮躁，下課更多人圍來找我聊天，說好煩壓力好大好緊張。更何況他已經走過一回，應該心裡更謹慎。」

炎炎夏日，臺北竟顯得百無聊賴。柏油路上暑氣蒸騰，小蒸籠般行人都給逼出了汗，偶爾颱風然後注一整條街的水。不過，當夜色如花漸次綻了開，夜裡的臺北旋收起那樣炙人的潑辣，掩上紗，憂鬱了起來。叢叢篷篷的黑之華，一戶燃一盞燈，明明滅滅，遂成銀河。

我知道他是個好男孩。我知道他漸漸開始喜歡臺北，發現她的缺乏安全感裡藏著些許迷人。不過我還沒來得及

好好介紹她，他就得走了。

我想起上一次到他的城市探望他。那是聖誕節的時候，我們的笑聲如月光灑在草地上，夜涼如水，遠處傳來一刷一拍的吉他聲，木造平臺上嗓音溫柔的歌手悠悠唱著歌，歌聲是那樣綿綿絮絮。他望著我，在我身旁躺了下來，仰躺時落下的吻如五月清晨無聲無息的雨。我們於是發現滿天星。

各人有各人的路，他找著，妹妹也找著。他還到不了彼端，妹妹還未找到自己的路。那麼我呢？什麼時候看得清，什麼時候不再捨不得，什麼時候放得下一切認真追尋？莊的室友曾拿過奧林匹亞金牌，她說，她不是擁有得比別人強，她只是放棄得比別人多。

關於重新思考過後的選擇。疲軟的癱在椅背上的妹妹卸下的國中制服，襯衫鈕扣歪歪斜斜織了一排，天藍裙擺散了開，艷陽天也要給遮了起來。

*

一出火車站，我遠遠就瞧見了他。童安靠在磚柱上，他抬眼見我，臉上開了朵小小的笑，快步朝我走來。

「去哪裡呢？」

「搭公車！」

童安熟門熟路領我走，一路無話，我們搭長長的車在一家咖啡店前下。推開門的剎那，童安衝著我笑了。

我忽然也明白了什麼。我撈起時間，把默契藏好。

「就是她嗎？」從未見過面卻彷彿我們熟識已久的店員親切和童安打招呼。

童安於是點點頭。我於是也跟著笑笑點點頭。

我們來到窗邊的位置坐下，童安去領餐時，那位男店員同他說了一陣子的話，童安笑了起來，臉有點紅的樣子。

「在說什麼呢？」我搖了搖塑膠杯，杯裡冰塊撞擊的聲音好夏天。

「他問，妳今天怎麼有空來！我說今天是妳生日呀。他問我要不要等等跑過來幫妳唱生日快樂歌……」

「不用！不用！」我連忙擺擺手，噗一聲戳個吸管窟窿。

「哪。」童安拿了份報紙來，我們一人一角，靜靜讀著。透入玻璃窗的光影洩了一地，報紙印刷字體遊走於時光縫隙，咖啡勾人氣息和焗雞麵包熱呼呼的香味精巧地給收入那小小一方早晨的餐盤裡。

真是非常棒的早晨啊。

「舩子。哪，我一直覺得，舩子好像日本人的名字啊。」

「才不是。」

「那這個，ドキドキする，知道什麼意思嗎？」

「怎麼唸？」

「都亏—都亏—粟——就是，心臟撲通撲通跳的意思。」

「啊。」我伸出手，按在他胸口，自視小聰明：「是像這樣嗎？」

他襯衫領子上飄來一股清香。那是「他的氣息」。「他的氣息」讓人想起清爽夏夜，夜裡沐浴後衝杯冰啤酒，啤酒上啾啾跳著金黃色咕嘟咕嘟對話般的白沫。白沫散在他的襯衫、他的外套、他的被單枕頭套上，我小鹿一般擰鼻初探他的疆域，最後墜入鼻丘上緣那兩汪水潭裡。

他伸出手，安在他胸口那隻我的手上，如一雙篷翅的鳥兒相偎相棲。童安。牛皮紙信封令人安心的氣息，裏頭一筆一字牽掛如詩。童安。他的氣息。

那天夜裡，榻榻米上他緊緊抱住了我。他撫摸我的頭髮，我感覺他溫柔捕捉空氣中洗髮乳的精油香氣。

我發了狠，要在他身上咬下一塊不可抹去的印記。拇指大的紅印，我要他記住我，然後千萬別想起我，安安穩穩走他的路。

童安。他親吻我眉心，那晚滿月，月暈籠住我的耳，他這樣說：「舫子，生日快樂。」千溝萬壑，童安，獻給你的雲貴高原，語言靈活如舌尖濕潤我的耳，伏流結晶成

石柱，你的弦外之音。

「妳知道嗎，聽說，如果喜歡上一個人的味道，可能就是喜歡上那個人了。」

「那麼你告訴我。」

「什麼？」

「喜歡嗎？」

他緊緊地抱住了我。我弄濕了他前襟，我們像蒸籠裡兩隻給竹葉蒸得熟透的端午粽，在夜裡散著清香……

*

大約夏天熱得令人難受罷，天空藍得駭人，什麼都要給熱出了水似的，街景也溶糊了，赤陽下收斂起腳步，樹梢那些細碎的聲響於是讓人格外敏感地捕捉了起來。

這樣百無聊賴的臺北。提著行李袋返家，從媽口中得知，妹妹翹了一天課，昨晚回家拿錢又鬧著出門了，一夜不歸。妹妹從什麼時候開始慣性缺席的呢？

冷氣房裡，電視機盒成了新世代蟬噪喋喋不休，嚷著馬雅預言世界末日前各式可笑行徑：觀光旅遊打折專案大車拼，商人搶賺末日財，一名重考生模考完跳樓，原因不明……我啪一聲切掉畫面，反手戴上書房喇叭鎖，腦裡開始自動重播童安那副傻得讓人不得不對他認真的模樣。

那是一年前他待在臺北的最後一個晚上。

陪我在這裡下車好嗎？夜涼如水，他眼裡住著星星。下捷運後，童安騎腳踏車繞過來，示意我上後座。

從來都是我載人，我少給人載。我討厭麻煩別人。媽喜歡拜拜，電視螢幕一閃一閃，吳念真廣告詞唸著，查埔人肩上扛不起的，查某人就用卡陶乎來求。

菩薩不會很辛苦嗎？小時我捉著外婆衣角問，大家都去麻煩菩薩，菩薩真的記得誰是誰嗎？

外婆只是溫和牽起嘴邊細紋，告訴我天黑怕自己上廁所時，就唸「喲嘛呢叭咪吽」。

我以為千斤萬斤，終究是要散盡眾生願，還諸天地。

誰知我也中了計，開始買起鮮花供果，被那些虔誠的模樣給感動了起來。各人的業各人擔，我只是碰巧給牽了幾段緣，那筆劃又下得重了些。

妹妹回來了。我在書房裡靜默不作聲，我曉得這種時候，爸是如何鐵青著臉，媽的眼淚是如何默默的流，像熱天裡的汗，怎麼揩也揩不完。

各人有各人的路。商人努力賺錢，學生用功讀書，重考生在末日前從高高的樓頂墜了下來，媽紅如一脂花瓣。我抱緊雙膝，喉頭乾嘔，無聲痛哭。花瓣。花瓣染血，血乾，重考班前無法抹去的紅印，天底下母親心頭掀起便疼的胎痕，情人頸上差點給咬出血的印記。

媽推開了房門。舫子，跟媽去龍山寺拜拜吧。

我望著媽。媽眼淚像海洋，颱風成災，海水倒灌。我站起身將媽緊緊抱住。媽，這禮拜我去吧。

*

十一點。重考班放風時間，我給童安打電話。

「哪，今天也看報紙嗎？」

「有啊，坐在陽臺吹風看報紙。」

「有什麼特別的新聞嗎？」

「孤——陋——寡——聞——自己不會看？」

「就什麼世界末日之類的。明明還早不是嗎，十二月份的事才對吧。」

「啊。妳在擔心這個？不要緊張啊，這種事情……」

我是聽到他的聲音就要安心的。

「你才不要緊張。要考試了。」

「你要相信我啊。」

我曾想過世界末日究竟是如何。至少，我私自認為，2012 不是什麼世界末日。真正的末日是不可能被馬雅人、被預言家、被江湖道士準確預測的。一定是出奇不意，某

個平常到不能平常，新聞只能播報立法委員質詢閣員時打了個大噴嚏，的一天。然後地心引力突然反轉，物理定律負號變正正號變負，大家被甩到宇宙的各個角落。

童安會告訴我，那時我們應該是手牽手走在臺北的哪條街上。我、他都不知道那是哪裡，名副其實的「哪條街」。這樣應該比較像末日。

期待再見面的日子。

*

「請……給我們兩包香。」

我和莊有些緊張，不小心還走錯入寺的門。一進龍山寺一對日本夫婦便攔下我們，比手畫腳請我們幫忙拍照。寺內多觀光客，尤其日本人，哭搭賽、阿哩阿多果災一麻司——那日本話像煮得過熟軟爛的蔬菜給切成一段段，剝、剝、剝，和著誦經聲私語交談，此起彼落地在耳畔翻飛，好不熱鬧。

除了觀光客，還有許多手拿准考證影印本的家長，摩肩接踵湧向文昌帝君的香爐。這是種時序性的熱潮，這次

登場的大考是全臺各高中聯合舉行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不過對重考生而言，學測不過是試試水溫。

世界末日後，我們仍好好地活著。我、妹妹、童安，還有爸爸媽媽外婆還有莊，還有好多好多人，即使遇見了不如意、不明白的事，或掉些眼淚，或和菩薩說說話，仍想辦法努力踏踏實實過日子。

我捏緊香柱鞠躬，起身時發現手心出了汗，指上染著紅紅的印子，像童安離開臺北前，向我迅速亮了一下的大一學生證背面新蓋的休學章。紅紅的印子，我捏了捏自己的手指。一拜。紅紅的印子。他靦腆或勉強地笑了笑說，對不起，讓我最後一次說這種不負責任的話好嗎？……等我回來。再拜。紅紅的印子，心口上的硃砂痣，想來便疼。三拜。

我在香爐插上香。

我沒有准考證影本，我真心祈求菩薩保佑的那人遠在他鄉。為了怕菩薩認錯人，我仔細地描述了童安的長相，包括習慣的打扮，還有書包、鉛筆盒。

「等我回來。」

就算只是試試水溫。我雙手合十，腰枝折拗，虔誠地再次鞠躬，想像是株堅韌的垂柳，只為親吻倒影裡的良人。

我和莊繞龍山寺拜了一圈，插上最後一柱香。香爐旁的金盤上插滿大紅燭，串串燭淚枝理相連彷彿鐘乳石柱，一彎腰變成紅色粗柳枝。

「拜到最後一支香時變好短哦。」「是啊，拜了好久。」我們找到正確的出口，到側邊洗供果處用清水和香精洗了手。繞進去拿寄放物時，突然有人喊著：「發爐了！發爐了！」

「為什麼會發爐呢？」「因為爐子太熱啦。欸，拜拜的香的紅色印好像洗不太掉嘍。」莊搓搓手指。沒關係啦，我笑了笑。哎，莊又說，希望我妹不要緊張，這禮拜就要學測了……

我和莊慢慢走向捷運站，臺北連綿的陰雨終於放了晴。菩薩，菩薩。風裡有股單薄的清冷，萬華的繁榮與蕭條統統攏了上，莊拉我小心踩到道旁的街友。我望見旁邊的水

果鋪，於是要莊與我一起買了顆蘋果放在他身旁。

天起了光，路是要漸漸明朗起來的。

請保佑我親親愛愛的人們，菩薩。天佑良人。



〈香詞〉得獎感言

與你 / 妳們一起認真過生活。



陳慧潔

1992 年生。臺大經濟系。作品曾獲
臺大藝術季佳作、時報小品文優選。